

準教師傳承使命 所見所聞將帶回教室



行走的愛國課

我有幸成為「向國旗敬禮」港澳青少年升旗隊代表訪京團團員，回港後，手機裏1,300多張照片還未整理完，人卻好像仍留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的風、人民大會堂的震撼、北京烤鴨的香氣，點點滴滴仍在心頭。這趟旅程，不是簡單的「去了哪裏、看了什麼」，而是一場從眼睛到心靈的遠行。有些地方，你去過一次，便再也放不下；有些時刻，你經歷過一次，便再也忘不了。

坐高鐵出發，很快就抵達北京。我們走進故宮、國家博物館，紅牆黃瓦與一件件文物，讓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名詞，東漢《彩繪石騎馬人》的樸拙、明代孝端皇后九龍鳳冠的華麗精湛，隔着玻璃櫃，我卻彷彿與千年前的工匠在交流。

帶着這份歷史的餘溫，我們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站在《江山如此多嬌》畫作前，我久久說不出話。畫裏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是中華民族走過的山河歲月；畫外，是今日中國的萬

家燈火、國泰民安。我和其他團員不禁朗讀：「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幅畫，畫的是江山，等的卻是「今朝」的人。而誰是今朝的人？不就是此刻站在畫前的我們嗎？那一刻，我不再只是一個參觀者。

成生命裏不會褪色的底片

帶着這份觸動，我站上了天安門城樓。從大會堂到城樓，不過幾百步的距離，我卻好像走過了一整段歷史。站在那裏，沿着歷史的目光望向廣場——這裏曾見證開國大典，也見證新時代一次次莊嚴的時刻。風從廣場吹來，我忽然覺得，歷史不是書上的一行字，而是此刻腳下的磚、眼前的旗幟、心中的熱誠。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訓練基地，我們近距離看升旗、看儀仗。國歌響起，沒有人說話，只有心跳。儀仗司禮大隊的步伐一致得令人震撼，那是紀律與信念的極致，也是一種說不出的驕傲與安心。這幾天，我說得最多的是「嘩！」。宏偉、壯觀，是真實反應。但愈看愈明白，國家的「強」得來不易，是無數人一代接一代拚出來、守出來、建出來的。國旗背後，有無數位我們叫不出名字的人，把青春、把生命，默默交給了這片土地。他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但他們的功勳，山河記得，人民

記得。

行程中，我們也品嚐了著名的北京烤鴨，薄餅、甜麵醬、脆皮，大家有說有笑，構成我對北京的真實記憶。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只在於它有多少高樓大廈、多少尖端科技，更在於它能不能讓每一個普通人找到歸屬感，覺得自己被接納、被珍視。那頓飯的香氣，和天安門上的風一樣，都成了我生命裏不會褪色的底片。

這份光榮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作為一名準教師，將來要承擔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我希望學生知道，「中國」這兩個字，背後有山河、有歷史、有苦難、有奮鬥，也有他們這一代的責任。我不敢說自己已準備好，但這次旅程讓我更明白，傳承不是口號，而是一堂課、一次升旗、一個字一個詞地教下去。教育的本質，從來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而是一種生命的點燃——用自己的所見所感，去點燃下一代的所信所行。有一天，當我站在課室的講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稚嫩的眼睛，我會告訴他們：孩子們，老師去過北京，老師摸過那裏的風，現在，老師想把那陣風，吹進你們的心裏。

我們這代香港青年，既是「一國兩制」的受益者，也應是建設國家的接班人。回程時，我仍在翻看那1,300多張照片。每張照片背後，



●教大學生王詩斐

教大供圖

都是一次心跳、一次驚嘆、一次感動。有些照片拍得並不好——手抖了，角度歪了，但我一張都捨不得刪。祖國的大好山河，還等待我們去探索；而國家與香港的未來，也需要我們用青春去書寫。感謝主辦單位，讓我以香港教育大學代表的身份，向國旗敬禮，也向自己立誓：把所見所聞帶回課堂，承傳下一代。這份光榮，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從北京帶回香港的，不只是海量的照片，更是一顆被歷史與時代點燃的心。而這顆心，從今以後，會一直為這片土地而跳動。

●「向國旗敬禮」港澳青少年升旗隊代表訪京團團員、香港教育大學學生 王詩斐

啟德醫院首日運作順暢

350 街症名額爆滿

本報記者實測交通 發現導航App一度未更新赴院公交路線



●啟德醫院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昨早投運，每日提供約350個普通科門診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前往啟德醫院可乘搭多條專營巴士、專線小巴等直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全港規模最大的公立醫院啟德醫院昨日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首階段率先啟用專科門診大樓及腫瘤科大樓，提供家庭醫學綜合中心、部分專科門診、專職醫療、抽血診斷及放射治療等服務。其中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昨早投運，每日提供約350個普通科門診名額，首日未至下午名額已約滿。特區政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到場視察，他體驗由港鐵轉乘巴士前往醫院，形容方便順暢。首批就診市民普遍讚賞醫院環境、院內指示清晰，但對交通配套的評價則兩極化，視乎不同出發地區，有不同體驗，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港島東出發，查閱導航應用程式，系統卻未更新位置，最後記者輾轉搭巴士再徒步15分鐘到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崔滢

盧寵茂昨午專程前往啟德醫院視察。他透露，自己由金鐘政府總部出發，搭乘港鐵至啟德站後轉乘巴士直達醫院，沿途更遇到多位同行的長者市民。盧寵茂形容，整個轉乘與出行過程十分便利順暢，對醫院首日運作秩序表示肯定。

市民對服務與環境讚不絕口

不少首批使用該院服務的市民對服務與環境讚不絕口。由大圍出發、於啟德AIRSIDE轉乘22S巴士抵達醫院的劉先生表示，巴士車程僅需13分鐘，下車點靠近大堂。他指出，醫院整體設施較其他公立醫院大有提升，沿途指示牌清晰，職員與保安員主動打招呼並給予協助。劉先生特別提及，完成登記後，護士會即時協助測量身高、體重及血壓等基本指標，數據會打印出來，無須手寫記錄，隨後看醫生、繳費至取藥，全程耗時不足20分鐘，效率極高。

由土瓜灣搭乘網約車前來的黃先生亦大讚醫院環境舒適，能透過窗戶遠眺海景，舒緩看病壓力。他早上8時許抵達，9時半已完成所有診療程序。另一位陳女士透過電話預約安排至啟德醫院，原本需照X光，因醫院相關設備未提供，醫生即場為她開轉介信安排至專科醫院「即日照X光」，避免過去在伊利沙伯醫院動輒輪候逾一年的漫長等待，大讚醫生態度專業、安排妥善。

不過，在新醫院啟用初期，周邊交通與導航配套仍待磨合。市民曾先生昨日陪同原本在伊利沙伯醫院覆診的父親專程來啟德醫院「探路」，他坦言雖然啟德醫院設施新穎乾淨，但目前伊利沙伯醫院的巴士路線相對更為密集便利。市民陳女士亦提及，若屬行動不便的長者，轉乘上落可能稍顯不便。

記者實測亦發現，在Google Maps應用程式查詢路線時，系統一度未更新醫院官網的公交路線，醫院工作人員對此回應表示，已注意到相關情況，緊急聯繫平台希望盡快更新數據。此外，記者實測由附近的零碳天地落巴士，經行人天橋步行至醫院大堂，全程耗時近15分鐘。記者於現場見到，醫院附近的巴士站亦有工作人員在場，為前來就診的市民提供交通指引。

循序漸進啟用各種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滢）啟德醫院昨日起分階段投入服務，特區政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該院病床數較現時伊利沙伯醫院增加近500張，能優化九龍區醫療資源總體布局，伊院的各科服務亦將於未來一年多內陸續遷入啟德醫院，伊院原址將改建為全港首家「日間綜合醫院」。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復熾透露，伊院本月26日起將率先轉移外科等三大專科舊症覆診，下月中旬將轉移內科至啟德醫院，料每日專科門診量將大幅增至1,800人次。

盧寵茂分析指出，過往伊利沙伯醫院與廣華醫院兩間急症醫院距離較近，在服務分工及資源配套上並非最理想安排。啟德醫院投入服務後，整個九龍

中以至九龍區的醫療資源總體布局更趨合理，同時能精準對接啟德區及周邊快速增長的人口需求，為香港長遠醫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啟德醫院採取「先家庭醫學門診，後專科門診、專職醫療及影像診斷」的啟用順序，盧寵茂解釋，此次特意採用循序漸進的模式，先開展風險較低的服務項目，旨在讓市民及醫護人員均有充裕時間熟悉及適應新環境。

張復熾表示，醫院首日早上運作大致順暢。雖然期間有一兩名病人錯將原定於伊利沙伯醫院的抽血預約記錯為啟德醫院，院方均已即時酌情處理並提供服務。同時於場內安排數十名服務大使主動為求醫市民引路及解答疑問。

蔡母斥鄺家「連一罐奶粉都無買過」 全家都花蔡天鳳錢



烹屍慘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8歲名媛蔡天鳳於

2023年2月疑遭殺害及碎屍，其前夫鄺港智、前家翁鄺球、前夫兄長鄺港傑被控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控方昨日續在高等法院提及蔡天鳳分居的經過。控方同時傳召首名證人蔡母張燕花作供，張燕花直斥鄺家於蔡天鳳再次懷孕後「連一罐奶粉都無買過」，多年來鄺家亦一餐飯的錢都沒有付，「全家都是花女兒的錢」，不可能送鄺球加多利山物業。至於蔡天鳳後來嫁入譚家，夫家「好錫阿囡」，自2016年起至少給予蔡天鳳逾3億元。

控方昨日繼續讀出控辯雙方承認的事實指，警方在事發後3天於大埔龍尾村單位內，發現蔡天鳳的身體殘肢和一大一小的湯煲，大湯煲裝有蔡的頭顱及其他身體組織，小湯煲內就有蔡的5塊肉及3束頭髮，兩個湯煲都加入了青紅蘿蔔並經烹煮，

現場另有一個黑色膠袋裝有切好但未煮的青紅蘿蔔，膠袋外側底部有血跡。

蔡天鳳的母親張燕花作供指，女兒就讀弘毅國際中學並在學校認識前夫鄺港智及現任丈夫譚方駿，女兒約15歲時曾帶鄺港智回家吃飯，當時她指鄺港智母親「無嘢做」，父親「揸的士」，不知道鄺球曾是警長。鄺港智在蔡天鳳18歲時搬來家中同居，不久蔡首次懷孕，當時兩人仍在求學階段，鄺港智稱兩人「相愛」，於是張燕花答應照顧小孩。惟在誕下長子後不久，蔡天鳳再次懷孕及誕下次女。因家中空間不足，張遂與丈夫即蔡天鳳的繼父蔡楚生斥資購入附近一個單位供他們一家四口居住。

張燕花直斥鄺家在蔡天鳳再次懷孕後「連一罐奶粉都無買過」，而鄺港智一直無業，鄺球及李瑞香只間中「嚟睇下細路仔」，「從來都無畀過一毛錢自己的孫。」2015年蔡天鳳與鄺港智分

手，但與鄺家仍保持聯繫，張燕花供稱，鄺港智大部分時間在內地，生活開支等均由蔡家支付，坦言鄺港智「好識慳我嚟」。

鄺球不肯交樓「要打要殺」

其後蔡天鳳與譚方駿發展關係，譚家非常富裕。其後女兒懷有譚的孩子，儘管2016年仍未完成與鄺港智的離婚程序，女兒與譚仍有擺酒，擺酒後譚父譚澤均贈送一層價值約4,200萬元的物業給蔡天鳳。到2019年，蔡天鳳購入何文田加多利山豪宅單位作投資及供與鄺港智所生小孩居住，為節省900多萬元印花稅，女兒建議「用鄺球名，唔使畀咁多稅」，當時蔡的戶口已「有億幾兩億」。

控方問張燕花，有沒有可能蔡天鳳購入加多利山單位是想送給鄺球？張燕花即回答：「無可能！（鄺家）全家都食我哋，仲點會送層樓畀佢哋，一樽奶粉都無畀過錢。」她供稱，當時她與

女兒、譚方駿及鄺家都知道鄺球只是掛名業主，而鄺球亦承諾若蔡天鳳要求他交出單位時，會立即交出及「事事都配合」，但至2022年6月蔡天鳳為方便與鄺港智所生次女9月轉校到屯門讀書，決定賣掉加多利山物業時，鄺球即「要打要殺」，表明「唔肯交層樓出嚟」。

張燕花續指，當時聲稱經營鐘錶銷售的鄺港智多番要求蔡天鳳及譚方駿提供金錢作投資。張認為鄺港智已「攞得太多錢」提出反對，女兒則指「唔夠錢投資就全部收返嚟」，女兒與譚方駿最終決定不再資助鄺港智，自此改變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

另一方面，鄺港智母親李瑞香向蔡天鳳提及鄺港傑失業，投資的雞蛋仔店已倒閉，要求蔡天鳳聘請鄺港智兄長鄺港傑當司機。但蔡天鳳認為鄺港傑並非正式司機，不願長期聘用，最多暫聘至聘得新司機為止。